

《反中產霸權》

評論：蘇耀昌¹（標題為編輯所加）

陳景輝剛才提了一點好有趣。他在文中提出他的困惑，在他筆下，文章首兩段（首段以 2000 年開始，是「頌揚差異」的年代。次段以 2006 及 2007 的城市保衛戰開始，是「強調本土身份」的年代），在陳的陳述下，儼然香港社會運動的光輝歲月，充滿輕快的力量。之後轉入了第三個階段（即「近年」，是一個「立刻推翻的時代，或敵意失控的革命狂熱」，「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」的年代）。在此階段，作者充滿疑問與「不解」。

我覺得這個「不解」很好，因為它可帶來反省。可惜沒見到陳景輝處理這個「不解」。他未能對為何發生這些事追問下去。不過他提出了問題：「為何社會運動出現雅各賓主義、人民互相攻擊？為何大家不再重視盟友？為何變得不理性。」陳景輝提出「問題」，但沒有回答：為何社會運動在前兩個階段還是可以，第三階段就不行？發生了什麼事？如果陳景輝答不了這些問題，我想他的困惑是無法解開的。

回到馬國明老師的觀點，零三七一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。馬老師將零三七一與八九六四比較。我同意，因八九六四在港人心中是就回應九七回歸。大家都很害怕，那是重要的連接點。而零三七一是回歸後，由種種經濟危機與民怨爆發而成。其根源可回溯至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說起。從這一點開始，港英政府開始在香港推動一

項政治藍圖。這個政治藍圖是甚麼？很值得討論，但討論會沒有許多文章討論到這問題。更重要是，階級分析不見了。我十分同意蒙兆達的論點，他問：階級分析去了那裏？

我試從這裏出發。由八五年開始的區議會選舉，至後來九一年的立法會選舉，如說文化政治，文化身份，文化霸權上，有些什麼正在形成，那就是「香港人」。「香港人」以什麼作為論述的標準呢？就是「中產階級」。由八五年開始，一種以中產階級來建構香港人身份的工程開始浮起。零三七一就是中產階級經歷經濟危機後走出來的反抗，但出來的當然不全然是中產階級，亦包括基層。我和蒙兆達曾經在零四年元旦遊行時，聯合過基層組織在遊行中舉起「基層有話要說」的大旗，以顯示基層從沒有缺場。傳媒及一些學者說「遊行的人是中產階級」，這都不是事實，因為我們是在場的，很多基層民眾都有參加。我們一直努力爭取話語權與反中產霸權，就是不接受「香港人」身份是用中產階級來做內容。可是，直至目前，許多人說香港價值時，依然以中產階級價值為代表。

在零三七一的時候，我們見到，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年形成後，因為經濟危機而進入困局，出現反彈，走出來。過去中產階級被塑造成樂觀、包容。但那種冒升的運動力量已經崩潰，部分中產已變得反動。零三七一反映的是霸權瓦解、有關中產階級等同香港人身份的瓦解。零三七一之後，衍生出不同的本土身份。

曾有「八十後」朋友在公開場合說過，香港民主派斷送了香港過往三十年機遇。在我看來，這類觀點，就是陳景輝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。正是這種在零三七一後呈現的激進否定，結果有份令今日的民主運動寸步難進。用陳景輝的話，就是不理性、不重結盟。陳景輝提出連串問題，應放在歷史脈絡裏看。最後一句，我想說的是：就是不應忘卻階級分析。否則，我們不會知道，「香港人」是甚麼。

（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）